

JMLC

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MLC*, Vol. 1, No. 2, 2026, pp. 229–239.**

Print ISSN: 3107-1821; Online ISSN: 3107-183X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mlc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mlc260221siilc

HIEP
Academic Publishing

爱伦·坡航海叙事中的科学帝国想象与文学绘图

田 颖（Tian Ying） 李 爽（Li Shuang）

摘要：19 世纪上半叶，“昭昭天命”论与科学测绘工程合力推动美国将极地海洋纳入帝国治理体系。爱伦·坡的《瓶中手稿》《阿·戈·皮姆历险记》《莫斯肯漩涡沉浮记》与《灯塔》四部航海叙事，正是对这一“科学帝国想象”的文学回应。坡先摹仿帝国绘图的客观口吻与精确程序，再在叙事关键处使其崩解，从技术与欲望两个维度展开批判：测绘仪器的失灵与殖民命名仪式揭示技术理性的溃败，“白色水帘”与“漩涡”暴露认知欲望的虚妄，《灯塔》的“未完成”消解了帝国对完整叙事的追求。坡的文学绘图由此成为一幅不以征服未知、而以标注认知边界为使命的认知地图。

关键词：爱伦·坡；航海叙事；科学帝国想象；文学绘图；空间批评

作者简介：田颖（通讯作者），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学绘图学、英美文学。电子邮箱：yingtian@hznu.edu.cn。**李爽**，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绘图学。电子邮箱：1731788472@qq.com。

Title: The Scientific Imperial Imagination and Literary Cartography in Edgar Allan Poe’s Maritime Narratives

Abstrac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driven by the ideology of “Manifest Destiny” and scientific surveying projects, sought to incorporate the polar seas into its imperial governance system. Poe’s four maritime narratives— “MS. Found in a Bottle”, *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 of Nantucket*, “A Descent into the Maelström”, and “The Lighthouse”—constitute a literary response to this scientific-imperial imagination. Poe first mimics the objective tone and precise procedures of imperial cartography, and then makes them

Received: 26 Aug 2026 / Revised: 08 Sep 2026 / Accepted: 26 Oct 2026 / Published online: 10 Nov 2026 / Print published: 10 Dec 2026.

collapse at critical narrative moments, launching a critique along two dimensions. The failure of surveying instruments and the ritual of colonial naming reveal the breakdown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the "white curtain of water" and the "maelstrom" expose the illusory nature of cognitive desire; and the incompleteness of "The Lighthouse" dissolves the empire's pursuit of a total narrative. Poe's literary cartography is thus a cognitive map whose mission is to demarcate the boundaries of cognition rather than to conquer the unknown.

Keywords: Edgar Allan Poe; Maritime Narrative; Scientific Imperial Imagination; Literary Cartography; Spatial Criticism

Author Biographies: Tian Ying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specializing in literary cartography, and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yingtian@hznu.edu.cn. **Li Shuang**, a master's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specializing in literary cartography. E-mail: 1731788472@qq.com.

引言

19 世纪上半叶，在“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论的驱使下，美国领土扩张意识日益凸显。随着“西进运动”（Westward Expansion）的不断推进，美国不再满足于密西西比河以西的疆域，而是将目光投向地图上的最后“空白之地”——极地。这一转向并非单纯的地理探索，而是一场由国家主导的、以科学理性为武器的空间规训工程。在美国政府大力推行的“科学与文明”的话语体系中，“空白之地”被纳入帝国认知的范畴。

为了进一步扩张疆域，1807 年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政府设立的海岸测量局（U.S. Coast Survey）系统性地将海洋空间纳入国家管控体系。1838 年，联邦政府又派遣“南海探索远航船队”（the U.S. South Seas Exploring Expedition）出征，试图将未知空间改造为“可占有的领土”。“运用表面上中立的科学语言，来宣称对遥远空间的主权”（Philbrick 6），菲尔布里克（Nathaniel Philbrick）对此次远征的判断道破了科学话语与帝国占有的共谋关系。与此同时，英国与法国也相继派遣探险队前往南极，美、英、法三国几乎同时瞄准地球上最后的“空白大陆”——谁能率先完成对南极的测绘，谁就能在国际航道控制与资源争夺中占据先机。在 1836 年国会演讲中，极地探险倡导者雷诺兹（Jeremiah N. Reynolds）宣称：“雄鹰必将在地球轴心展翅”（Reynolds 99）。科学探险由此演变为 19 世纪地缘政治的前哨之战，并为“科学帝国想象”写下了历史注脚。

美国作家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正身处这一时代，他的航海叙事作品——《瓶中手稿》（“MS. Found in a Bottle”，1833）、《阿·戈·皮姆历险记》（*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 of Nantucket*，1838，下文简称《皮姆》）、《莫斯肯漩涡沉浮记》（“A Descent into the Maelström”，1841）及残稿《灯塔》（“The Lighthouse”，约 1849）——构成了一个关于科学帝国想象的文学世界。本文所探讨的“科学帝国”不仅指代 19 世纪上半叶美国通过国家层面进行的实体空间

的扩张实践，还指向其背后所隐含的认识论层面的帝国意识形态。它以制图学、天文学、水文学等科学话语为工具，致力于将全球空间转化为由经纬网格、水文数据、航行坐标等数据构成的、可被认知、计算与掌控的科学帝国治理系统。因此，坡的这四部航海叙事作品可被视为一幅充满批判意义的文学认知绘图。

美国空间批评的领军人物塔利（Robert Tally）认为，“文学绘图……是一种批判性实践，其目的在于揭示空间表征下的意识形态基础”（Tally 17）。坡的批判策略集中体现为一种“摹仿—崩解”的叙事模式：他首先摹仿帝国绘图的客观口吻与精确程序，再在叙事的关键节点让这套系统遭遇不可解释的异常与崩溃，从而暴露其内在脆弱性。四部作品由此构成了一个关于“认知边界”的递进序列：《瓶中手稿》以测绘仪器的系统失灵揭示技术理性的溃败，《皮姆》以“地球中空说”的文学挪用和“白色水帘”的终极意象暴露认知欲望的虚妄，《莫斯肯漩涡沉浮记》以“漩涡”的混沌空间瓦解帝国赖以生存的线性逻辑秩序，《灯塔》则以文本的物理残缺将批判推向形式层面。

国内外学界关于坡航海叙事作品的讨论已有相当的积累。泰兰（Tynan）从坡与威尔克斯远征的关系入手提醒我们，坡与威尔克斯实测之间与其说是“对照”，不如说二者共享同一套帝国地理话语；远征尚在筹备之际，坡便已在评论中为其背书，并把远征的修辞直接写进小说（Tynan 35–37）；特雷什（John Tresch）揭示了坡的科幻书写与 19 世纪美国科学强国政治的共生关系。中国学者也从多重维度解读了坡笔下的文学空间。张陟在《“地球中空说”、南极探险与想象美国的三种方式》一文中梳理了“地球中空说”与南极探险之于美国想象的意义，其专著《大海如镜：英美海洋小说研究》又以“航海—国家”的关联为海洋文学研究提供了本土化的分析框架；侯杰聚焦《皮姆》中的“南极文学制图工程”（侯杰 70），剖析了美国对南极权力的诉求。这些成果开拓了爱伦·坡航海叙事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既有研究多聚焦单部作品或单一意象，尚未将坡的航海叙事视为一个有机序列加以关联性考察，亦未系统揭示坡如何通过“摹仿—崩解”的叙事模式，从技术与欲望两个维度动摇科学帝国的认知根基。

在 19 世纪中期“昭昭天命”的历史语境中，这四部航海叙事作品中的“帝国想象”既包含仪器、测绘与命名等技术层面的帝国之“技”，也包含驱动帝国不断向未知挺进的心理层面的帝国之“欲”，即一种借“科学发现”之名、试图以符号占有替代物理占有的认知欲望。基于此，本文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坡如何通过四部航海叙事绘制一幅批判性的“文学绘图”完成对 19 世纪美国科学帝国想象的系统性解构？下文将依次从“技术理性的崩解”与“认知欲望的虚妄”两个维度展开论述。

一、测绘失灵与帝国技术理性的崩解

在科学帝国的空间规训体系中，航海测绘技术是将未知海域转化为可知、可控领土的核心手段，也是帝国知识生产的第一道工序。在《瓶中手稿》与《皮姆》中，坡的批判首先指向这一技术理性体系。坡既描绘科学仪器在航行中的系统失灵，又揭露测绘话语背后的殖民逻辑，以此质疑帝国知识生产体系的客观性与可靠性。

《瓶中手稿》从一位“业余科学家”的视角，呈现了技术理性被未知空间逐步吞噬的过程。航程之初，依赖于天体观测的定位技术便遭遇根本性挑战：“暗红色的月亮”与“奇异的海景”（爱

伦·坡 2025a: 51）破坏了稳定的参照系，导致六分仪无法有效定位。“海水似乎变得比平时更透明，能清楚看见海底”（a: 51），这一异象让铅锤测深等量化手段变得多余。门茨（Steve Mentz）指出，“视觉畸变（扭曲）是水环境的基本特征”（Mentz 18）。由于光线的折射，海水以扭曲为常态，视觉的精准性在此失效。当坡让叙述者遭遇这些奇异景象时，他呈现的正是这种“扭曲”对“清晰”的颠覆。测绘的本质是将流动的空间转化为可量化的坐标网格，而这一转化能够成立的前提是一个稳定的、可预测的物理世界。当月亮变色、海水透明、深度无法用铅锤测度时，帝国测绘所预设的稳定、可量化的世界图景在叙事的起点便被瓦解。

更具反讽意味的是，叙述者凭借其科学敏感预感到风暴，“每一种征候都使我有充分的理由判定一场热带风暴即将来临”（a: 51）。但代表传统航海权威的船长却表示“他看不出任何危险的征候”（a: 51），甚至“没派人值班守夜”（a: 51）。这种认知反差既表明了经验主义航海知识在面对异常时的局限，也暗示了科学预警在僵化的权威面前无能为力。风暴过后，“离船 20 步开外的东西都没法看清”（a: 54）的绝对黑暗彻底剥夺了视觉定位的可能。六分仪、罗盘等精密仪器在缺乏稳定参照系的极端环境中沦为无用之物。这并非单纯的情节安排，而是坡对 19 世纪科学认识论前提的文学检验。科学史家达斯顿（Lorraine Daston）与加里森（Peter Galison）的研究表明，“19 世纪科学所推崇的“机械客观性”以排除观测者的主观介入为前提，其有效性依赖于观测条件的稳定”（Daston and Galison 120）。坡以文学叙事放大了这一被科学话语所遮蔽的前提：当观测的物理条件本身被剥夺时，以“客观观测”为根基的“科学掌控”便随之崩塌。

小说中随后出现的“幽灵船”更是对帝国航海技术认识论根基的正面挑战。它颠覆了流体力学常识，“不顾超乎自然的巨浪和肆无忌惮的飓风，依旧张着它的风帆。”（a: 55）；船体则违反了标准化船舶工程的材质规范，用“质地极其疏松”（a: 59）的未知木材建造而成；老航海家所谓“船在其中会像人的身体一样慢慢长大”（a: 59）的怪谈，则直接嘲弄了帝国所依赖的物质稳定性与导航体系。这三重“反常”共同指向一个核心事实：帝国航海技术所依赖的物理法则、材质标准与工程规范在这艘船上统统失效。罗伯茨（Adam Roberts）在论及哥特文学时指出，“陈旧技术的出现，常常以被抛弃的知识体系的幽灵来萦绕当下”，并质疑关于永恒进步的叙事（Roberts 92）。这艘幽灵船正是这样的“知识幽灵”——船体“慢慢长大”的怪谈否定的不是某个具体的科学命题，而是“科学知识可以解释一切”这一信念本身。在坡的笔下，幽灵船就是一个拒绝接受帝国测绘的对象。

不仅如此，叙述者随后的行为从“记录”层面完成了一次对帝国知识体系的直接质疑。在故事结尾，叙述者将记载着个人崩溃体验的手稿“封进瓶里，抛入海中”（a: 58）。这份“漂流瓶文本”在形式上模仿了帝国档案的封装程序，但却构成了伯顿（Antoinette Burton）所定义的“反档案”。在伯顿看来，“信件和日记这类私人化、碎片化的记录是官方报告的后台”（Burton 97），它们以私密、碎片化、主观的记录，对抗官方报告的系统性、完整性与客观性。而“对档案等级和生成过程的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反档案’式的阅读，这种阅读在无形中解构了官方报告的权威性”（Burton 84）。相较于帝国档案追求的权威性、精确性和可复验性，“漂流瓶文本”的特点恰恰是私密、碎片与不可复制。漂流瓶的未知命运正是对这种“解构”的极致呈现，帝国的知识传播网络无法捕获这只瓶子，正如它无法捕获那片吞噬一切的海洋。坡正是通过“反档案”书写，绘制了一幅不以征服为目的、

而以标注认知边界为使命的文学地图。

在小说“附记”中，坡提到佛兰德绘图师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绘制的地图将极地构想为“海洋从四个入口注入（北）极湾”（a: 64）的秩序化图景。然而，叙述者眼前的现实却是“黑洞洞的无底深渊”（a: 63）。这一对比暴露了帝国绘图学的本质困境：地图只是对空间的简化与秩序化虚构，而真实的空间是超越这种虚构的。哈利（J. B. Harley）认为，“地图是一种权力背景下的话语。地图不是景观的惰性记录或对世界的被动反映，而是一种社会建构中的对话形式”（Harley 129）。我们将墨卡托地图的“秩序化图景”与坡笔下的“无底深渊”并置便会发现，作为权力话语的地图，一旦面对不可测绘的真实，便不可避免地走向崩塌。坡借漂流瓶文本暗示，人类试图以系统性档案捕获未知的努力，终将在自然的混沌力量与个体的主观经验面前失效。

如果说《瓶中手稿》的漂流瓶见证了技术理性的溃败，那么《皮姆》则揭示这种溃败更加激发了帝国试图以话语弥补认知裂缝的冲动。在《皮姆》中，坡将矛头指向测绘技术背后隐藏的殖民扩张逻辑。此处的“殖民扩张逻辑”，是指话语层面的“命名即占有”——通过将欧洲地名强加于“空白之地”，帝国得以在测绘档案中预先完成对空间的“合法”归属。这一逻辑的运行机制是：以“科学发现”置换“殖民占有”的实质，用看似中立的地理坐标掩盖背后资本与权力的合谋。小说中“珍妮 • 盖伊”号（Jane Guy）在南纬 82°50’、西经 42°20’发现了一座岛屿，并以船主“贝内特”之名命名该地（爱伦 • 坡 2025b: 180）。这一行为看似是客观的地理记录，实则是对“南海探索远航船队”以出资人命名新地这一惯例的复制。在地理空间被殖民化的过程中，“‘发现’与‘占有’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并为帝国政治的权力机制效力。”（田颖 178）刘易斯（Martin W. Lewis）也指出，“将欧洲的地名强加于世界海洋与海岸线之上，是一场占有式的制图仪式，企图将帝国权威铭刻在全球的表面之上”（Lewis 195）。坡通过文学叙事复制了这一仪式，将它暴露在读者面前。所谓“科学发现”的客观性，不过是“殖民占有”的修辞面具。地理坐标之所以“客观”，恰恰因为它掩盖了命名背后的“资本–国家–科学”的三重合谋。

坡对殖民逻辑的批判并不只针对话语层面，对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Tristan da Cunha）的嵌入性叙述将其延伸至经济维度。据小说描述，美国商船“勤勉”号（the Industry）仅用 7 个月就“至少收集了 5000 张海豹皮”（b: 163）；岛上居民“从事海豹皮之采集和象海豹油的炼制”（b: 164）；而群岛在叙述中被反复标记为“无主”状态（b: 161）。这三个细节共同呈现了完整的殖民逻辑链——先以“发现”确立话语权，再以“开发”实现资源榨取，最后将“荒芜”之地改造为服务于帝国经济体系的“生产性”区域。“对偏远岛屿的经济开发，如猎取海豹、捕鲸或采集鸟类等方式常被作为隐性的经济引擎，它推动并证明了 19 世纪全球‘科学’探索的合理性”（Rozwadowski 47）。坡的文学绘图彰显了这一“隐性引擎”，将帝国探险的经济驱动力与话语暴力同时暴露于读者面前，撕下了“科学探险”的合法性面具。

当“珍妮 • 盖伊”号最终越过南纬 84°，抵达“比以往任何航海者都多向南航行了 8 个纬度”的未知海域（b: 180）时，南极的空白成为帝国命名权争夺的焦点。皮姆以船主“贝内特”之名命名新岛屿的行为，正是对威尔克斯探险队这一惯例的又一次文学复制——它再次暴露了“命名即占有”的殖民逻辑。早期地图其实充满了对地理世界的创造性想象，而且“往往是地图的构想在先，实体

空间中的征服在后”（宋念申 12），这一论断进一步揭示了帝国绘图所宣称的“客观性”不过是一种以符号占有替代物理占有的想象性征服。坡的文学绘图通过暴露“构想在先”的逻辑，解构了帝国测绘所宣称的客观性。

坡在《瓶中手稿》与《皮姆》中所展现的“失灵”绝非偶然的情节安排，而是一种自觉的文学绘图策略。他精准摹仿科学报告的客观口吻与精确性，却在叙事的关键节点让这套精密系统遭遇不可解释的异常与崩溃。这种“摹仿—崩解”的叙事模式不仅展示了技术工具在极限场域中的功能性失败，还动摇了帝国知识生产所宣称的客观性、权威性与可靠性。科学仪器与测绘数据本应是帝国将全球空间“文本化”并纳入治理蓝图的可靠媒介，但在坡的笔下它们却成了暴露帝国认知界限与意识形态虚构性的脆弱环节。然而，测绘的失败并未让帝国停止“探索”。恰恰是技术理性的溃败，暴露了帝国认知体系的深层裂缝，从而激发了一种更强烈的冲动，将欲望投向地图上最后的“空白之地”。工具的限度已然显明，但驱动帝国不断向未知挺进的“认知欲望”是否同样经不起审视？下文将转向对“空白之地”的剖析，探讨坡如何进一步解构科学帝国深层的认知欲望与空间想象。

二、“空白之地”与帝国认知欲望的虚妄

如果说技术理性的溃败暴露了帝国之“技”的限度，那么支撑帝国不停探索的则是更深层的帝国之“欲”。本文所指的“认知欲望”并非广泛意义上的好奇心或探索精神，而是特指帝国在测绘技术失效之后从认知体系内爆发出的冲动。这种冲动不再依赖科学工具对空间的实测，而是将欲望投射到地图上的“空白之地”，试图以符号占有替代物理占有。施米特（Carl Schmitt）在《大地的法》（*Der Nomos der Erde*）中指出，“发现”的法权依据并非来自被发现的土地之主的同意，而是发现者自认为在知识与意识上拥有更高的优越性[①]。这种自以为“拥有更高优越性”的认知正是认知欲望的核心特征：帝国在面对未知时，不是保持敬畏或退让，而是借“发现”之名，行“占有”之实。

在《皮姆》中，这一欲望则集中体现为对“地球中空说”的文学挪用。“地球中空说”[②]自有其思想谱系。早在 1665 年，耶稣会科学家基尔赫（Athanasius Kircher）便在《地下世界》（*Mundus Subterraneus*）中提出，北极周围的巨大漩涡源于海水如瀑布般流入地球内部，这些水在经过地球内部时变热，最后从南极喷涌而出；1818 年，美国人西姆斯（John Cleves Symmes）出版小册子，系统阐述地球内部存在可进入的温暖空间，并在美国引发热议[③]。这一套着“科学外衣”的假说，为民众想象“空白之地”提供了极具诱惑力的认知框架。特雷什认为，坡精妙地将科学辩论融入小说，利用其未决的疑问与推测来制造叙事悬念，并颠覆任何单一、权威的现实版本（Tresch 8–12）。坡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假说所承载的文化心理：它不仅满足了大众对未知的好奇，更投射了帝国企图穿透地球、占有最后“空白”的欲望。坡的叙事策略正在于此：他先挪用并利用时代主流的科学想象来激发叙事动力，再让叙事最终抵达一个完全溢出该想象框架的终点。“地球中空说”揭示的是科学假说如何被认知欲望所征用，皮姆的身份转变则进一步表明这种欲望到底是如何重塑帝国权威的。

航程越过南纬 84°后遭遇到异常情况：海水持续升温至烫手，并呈现诡异的乳白色，天空中弥漫白色粉末。这些细节均与“地球中空说”描绘的极地温暖内部通道的想象发生重叠，皮姆一行仿佛在激励叙事沿着这张预设的“认知地图”向地心前进。与此同时，皮姆的身份也在航程中悄然转变：

起初他只是一个藏身底舱、被动等待救援的少年，随后他掌握了科学探险的话语，逐渐取代了经验丰富的英国船长盖伊，最终成为决策航向的核心人物。这一转变的背后是“国如船”（Ship of State）西方文明典喻的深层变迁。柏拉图（Plato）在《理想国》（*The Republic*）中借船只比喻城邦，以人—船关系阐述治国之策（柏拉图 237）。在传统航海叙事中，船长的权威如同君主或总统，个人的智慧与品格被视为航行成败的关键。但在 19 世纪科学制度化与帝国扩张的背景下，这种“哲人王—船长”的治理模式经历了一场蜕变——航行的关键不再取决于船长个人的经验与品德，而转向一套看似客观、非人格化的认知系统与冒险程序。皮姆这位没有航海经验却对未知充满征服欲望的美国青年，正是新兴“系统化”帝国主体的文学化身。这种对“系统化”权威的迷恋本身就是认知欲望的体现：帝国相信人类只要凭借科学的程序、数据与话语，就能穿透未知，从而完全认知并掌控世界。皮姆身份的转变揭示了帝国权威从“人的判断”向“系统的程序”的转移，而这一转移恰恰为“白色水帘”的终极挑战埋下了伏笔。

当皮姆最终抵达南极时，他面对的并非期待中的新大陆，而是一道横贯整个南方地平线、无法穿透的“白色水帘”。皮姆的航程严格遵循“观察—记录—命名—占有”的科学探险程序，但戛然而止的结局中断了这一程序的最后一环——“占有”。探险叙事没有终结于一块可以标注在地图上的新大陆，而是消散在无法描绘的超自然现象中。欲望所指向的终极“空白”，被一个拒绝穿透、无法命名的瀑布所取代。“白色水帘”位于地图的边缘，以“不可穿透”宣告了帝国认知的外部边界，而边界之外是理性数据失效、命名权丧失、占有落空的场域。皮姆代表的“系统化”权威在“白色水帘”面前彻底失效，这意味着即便帝国的扩张逻辑从个人英雄主义升级为更具隐蔽性的知识化形态，但试图穿透未知的认知欲望却面临无法逾越的认识论界限。坡由此揭示了一个悖论：越是用科学话语武装自己，在终极未知面前越是显得虚妄。

如果说“白色水帘”标记的是帝国认知在地图边缘遭遇的“外部边界”，那么《莫斯肯漩涡沉浮记》则将批判引向帝国认知版图的“内部”：即便在已被测绘与命名的已知海域，帝国认知同样可能被瓦解。小说中的漩涡位于挪威西海岸的莫斯肯岛附近，即北纬 68°，一个在帝国认知版图中早已“归档”的海域。正是在这个“已知”的空间内部，坡安置了一个彻底溢出帝国认知图式的异质空间。叙述者将漩涡描述为一个“可怕的漏斗”，漏斗内壁的水墙“以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飞快地旋转”（爱伦 • 坡 2025c: 5）。它的形态不断向内凹陷、向下螺旋，既非平面网格上的一个点，也非可被航道穿越的线性空间；漩涡的内部没有任何可供定位、标记或测量的参照点，测绘坐标在此失去了存在的物理基础。

与空间坐标一同失效的还有帝国认知所依赖的线性时间秩序。当老人试图用手表确定时间时，他发现“指针没有走动……表在 7 点钟时就已停走”（c: 15）。物理时间的终结标志着作为线性秩序根基的时间坐标已然失效。在漩涡中，空间不再是可分割、可测量的网格，时间不再是可追踪、可预测的序列，帝国认知赖以运作的整套坐标系在此崩塌。更具颠覆性的是观测主体本身的陷落：在天空、海岸乃至同伴的身影都被旋转吞没的绝境中，那个试图置身事外的观测者最终沦为被漩涡吞噬的对象。“谁在认知”的主体预设与“能认知什么”的客体秩序在同一瞬间分崩离析了。

值得注意的是，坡在瓦解帝国认知图式的同时，并未滑向否定一切认知的怀疑主义。小说中老

人的自救过程恰恰展示了另一种认知的可能：当主动的对抗全部失效后，老人选择了“放手”——放弃挣扎，任由小船随漩涡下沉，转而沉浸于对漩涡内在律动的观察。他注意到，在大小相等的物体中，“下降速度慢的是圆柱形物体”（c: 22），并据此将自己绑在水桶上，最终幸免于难。这一细节颇具深意，老人在绝境中得出的经验判断无法进入帝国的测绘档案，但恰恰是不被帝国权威认可的经验让他死里逃生。

坡在此实际上区分了两种认知形态：一为以占有和掌控为目标的帝国式认知，它在漩涡面前彻底失灵；二为承认自身有限性、在身体经验中生成的体验性认知。前者的崩溃并不导向认知的虚无，反而为后者腾出了空间。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坡文学绘图的宗旨：他质疑的从来不是认知本身，而是认知背后的占有欲与掌控欲；他标注认知边界的目的正是为了让人类学会在承认限度的前提下与未知共处。从这个层面上说，《莫斯肯漩涡沉浮记》在四部作品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这部小说不仅以“漩涡”完成了对帝国线性秩序最彻底的瓦解，还以老人的幸存暗示了批判之后的建设性出路。至此，“白色水帘”与“漩涡”从“外”与“内”两个方向共同指向同一个认识论困境：帝国试图以线性、静态、秩序化的认知框架掌控世界，但世界本身——无论是在其边界还是在其内部——都拒绝被如此简化。

在《灯塔》中，坡把对认知欲望的批判延伸至文本形式本身。叙事的突然中断与永恒缺失构成了一幅永远无法完成的“地图”，而残缺带来的开放性解读消解了帝国一味追求的唯一权威性。守塔人日记的本质是一种持续性的观测记录，它的存在预设了一个稳定、连续的观测主体和一套可被完整归档的知识系统；日记的中断恰恰意味着这一预设的瓦解——观测链条断裂，知识归档无法完成，帝国无法获得关于这片边缘空间的完整图景。耐人寻味的是，坡在残稿中用近半的篇幅描绘这座灯塔的巍峨坚固，而守塔人爬上塔顶瞭望，所见却极为有限：灯塔的光芒非但没有驱散认知的黑暗，反而被无尽的黑暗与寂静吞噬。作为帝国绘图之“眼”的前哨，灯塔的观测功能已然失效，无法向帝国中心反馈任何有效的空间知识。“观测—记录—控制”的逻辑在边缘空间失效，因为它赖以运作的“持续记录”——守塔人的日记——并没有持续写下去。因此，文本的物理残缺不只是一种叙事形式，更是对帝国档案工程的质疑。这种残缺宣告任何企图提供完整、封闭空间叙事的努力，最终都将遭遇无法弥合的裂缝。这种形式上的“残缺”与《皮姆》结局的“白色水帘”及《莫斯肯漩涡沉浮记》中的“漩涡”形成共振，三者从不同方向指向坡的核心批判：帝国对“空白之地”的认知欲望，终将触及表征的边界、遭遇内部的崩塌、消散于未完成的叙事之中。

由此可见，《灯塔》的残缺并非作者的疏忽，而是一种自觉的叙事策略。随着守塔人日记的最后一篇记录戛然而止，读者永远无法得知灯塔及其守护者的最终命运。这一结构性空白让文本无法被帝国档案体系所吸纳与归档。伊瑟尔（Wolfgang Iser）的接受美学表明，文本的“空白”引导读者参与意义的生成（伊瑟尔 277）。读者每次阅读《灯塔》都是对结局的一次想象性补遗，而“补遗”本身就是个人的、主观的“绘图”行为。这种开放性与帝国绘图所追求的封闭、精确、唯一形成了根本对立。帝国的地图试图终结意义的生成，并呈现唯一的权威版本。然而，坡的文本却以“空白”延续意义的生成，将每一次阅读都变为一次新的绘图。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对“地图”（map）与“摹本”（tracing）的区分（Deleuze and Guattari 12）恰恰说明这一点：

帝国绘图追求的是“摹本”，即一份精确、完整、封闭的空间复制品，它将世界固定为可被占有、可被支配的静态图像；但坡的文学绘图则是一种动态的、富于变化的“地图”，通过叙事的断裂与留白邀请读者参与到意义的生成之中。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摹本服务于占有，地图服务于探索。坡的“未完成”正是将读者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探索参与者，从而消解了帝国绘图所追求的“唯一权威”。

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灯塔对于 19 世纪的美国究竟意味着什么？灯塔在当时不只是导航设施，它还是政治权力运作机制的象征。比如灯塔的选址、兴建与守塔人的任免均由联邦政府决策，它“见证了美国建国及其逐渐覆盖整片大陆的惊人扩张过程”（多林 32），灯塔因此成为技术理性与空间权力结合的基础设施。1886 年落成的自由女神像（Statue of Liberty）更是被设计为“一个实用的信标或灯塔”（多林 271），成为技术设施与政治象征的结合体，“承载了美国人对民主、自由精神的想象性建构”（高莉敏 137）。无论是灯塔还是火炬，它们都试图以“理性之光”照亮未知空间。《灯塔》中守塔人的精神崩溃正是对这种内在张力的文学预演。当个体承担帝国观测工具的运行职责时，他面临的认知绝望与存在困境是任何完美的技术方案都无法规训的。坡的文学绘图将这种抵抗以文本的残缺形式记录下来，让这个残篇成为帝国叙事无法吸纳的异质存在。

这种个体层面的抵抗并非孤例，它在坡的作品中以“外部边界”（白色水帘）、“内部瓦解”（漩涡）和“形式消解”（灯塔残缺）三种形态反复出现，并共同指向同一个认识论困境。在坡看来，驱动帝国不断向“空白”挺进的并非纯粹的求知精神，而是一种被科学话语包装、被民族主义激励的强烈欲望。帝国试图以科学穿透未知，却在边界处被阻隔、在内部被瓦解、在形式层面被消解。每一次受挫都表明帝国之“欲”指向的终点始终无法抵达，而这一欲望所面临的结局不是被阻挡，就是被吞没，或者被无限延宕。但帝国的认知欲望之所以虚妄，不仅是因为它无法穿透未知，还因为它无法理解自身的限度。坡的文学绘图正是对这一“限度的自觉”的呈现，它不是对认知失败的哀悼，而是对失败本身的承认与接纳。至此，坡的批判完成了从解构帝国之“技”到剖析帝国之“欲”的深化，并对科学帝国主义事业的认识论根基进行了反思。

三、结语

在坡所处的时代，“昭昭天命”论与科学测绘的雄心共同塑造了 19 世纪的美国。坡以文学为媒介，绘制了一幅与美国科学帝国想象相对抗的认知地图。从雷诺兹“雄鹰必将在地球轴心展翅”的帝国豪言到皮姆面前那道无法穿透的“白色水帘”，坡用四部作品完成了一次意味深长的置换：帝国渴望的“可测绘的世界”被换成了以承认限度为前提的“可栖居的世界”。这幅由《瓶中手稿》《皮姆》《莫斯肯漩涡沉浮记》和《灯塔》构成的地图勾勒了一条从技术批判到欲望批判再到认知模式批判的深化路径：测绘仪器在未知海域的失灵揭示了工具理性的溃败，“空白之地”与文本的残缺暴露了认知欲望的虚妄，莫斯肯漩涡的混沌空间则从根本上瓦解了帝国赖以生存的线性逻辑秩序。这一批判历程表明，坡的文学绘图并非要在帝国地图之外另绘一幅更精确的世界图像，而是通过文字持续标注理性认知的边界与意识形态欲望的陷阱。这幅地图的价值不在于指引征服，而在于标注何为不可知、不可控与不可表征。

因此，坡的文学绘图不仅是一种批判策略，更是一种以文字标注认知边界的方法论。它揭示的正是文学在科学时代的独特功能：当帝国绘图以精确的数据和清晰的线条将世界简化为可掌控的符号时，文学绘图以叙事的断裂、意象的模糊与形式的残缺，守护那些无法被量化、无法被命名的经验。在“科学”与“进步”话语仍以不同形态塑造认知的今天，算法与数据为我们编织了以科学性为导向的单一认知框架，但坡的文学地图却提醒我们，在冰冷的数据与坐标之外还有属于人类感知与经验的复杂维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9 世纪美国海洋叙事的文学绘图研究”（22BWW05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Tian Yi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5-6059-0158

Li Shua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4-0046-2026

注解【Notes】

① 关于“发现/命名即占有”的逻辑，参见施米特 106。

② 关于“地球中空说”的观点参见张陟：《“地球中空说”、南极探险与想象美国的三种方式》，《外国文学评论》2017 年第 2 期，第 80–110 页。

③ 关于西姆斯假说的科学史渊源，另参见 Kollerstrom 185–192。

引用文献【Work Cited】

Burton, Antoinette. *Dwelling in the Archive: Women Writing House, Home, and History in Late Colonial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Daston, Lorraine, and Peter Galison. *Objectivity*. New York: Zone Books, 2007.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lated by B.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Harley, J. Brian. “Maps, Knowledge, and Power.” *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edited by Denis Cosgrove and Stephen Danie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29–148.

Kollerstrom, Nicholas.“The hollow world of Edmond Halley.”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vol. 23, no. 3, 1992, pp. 185–192.

Lewis, Martin W. “Dividing the Ocean Sea.”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89, no. 2, 1999, pp. 188–214.

Mentz, Steve. *Ocean*. Bloomsbury Academic, 2020.

Mountjoy, Shane. *Manifest Destiny: Westward Expansion*. Infobase Publishing, 2009.

Philbrick, Nathaniel. *Sea of Glory: America's Voyage of Discovery, the U.S. Exploring Expedition, 1838–1842*. Penguin, 2004.

Poe, Edgar Allan. “Review of J. N. Reynolds’ Address on the Antarctic.” *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 vol. 3, no. 1, 1837, pp. 58–67.

Reynolds, Jeremiah N. “Address on the Subject of a Surveying and Exploring Expedition to the Pacific Ocean and South Seas.”

Harper & Brothers, 1836.

Roberts, Adam. *Gothic Fi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0.

Rozwadowski, Helen M. *Fathoming the Ocean: The Discovery and Exploration of the Deep Se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Tally, Robert T., Jr. *Spatiality*. Routledge, 2012.

Tresch, John. *The Reason for the Darkness of the Night: Edgar Allan Poe and the Forging of American Science*.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21.

Tynan, D. J. "J. N. Reynolds' Voyage of the Potomac: Another Source for 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 *Poe Studies*, vol. 4, no. 2, 1971, pp. 35–37.

爱伦·坡：《爱伦·坡小说全集》，曹明伦译。译林出版社，2025 年。

[Poe, Edgar All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Edgar Allan Poe. Translated by* Cao Minglun, Yilin Press, 2025.]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 年。

[Plato. *The Republic*. Translated by Guo Binhe and Zhang Zhuming, Commercial Press, 1986.]

多林：《辉煌信标：美国灯塔史》，冯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

[Dolin, Eric Jay. *Brilliant Beacons: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Lighthouse*. Translated by Feng Xuan,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20.]

高莉敏：《〈利维坦〉中的自由女神像与奥斯特的政治观》，《外语导刊》，第 47 卷，第 2 期，2024 年，第 135–141、161 页。

[Gao, Limin. "The Statue of Liberty in Leviathan and Paul Auster's Political Views."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vol. 47, no. 2, 2024, pp. 135–41, 161.]

侯杰：《〈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中的南极文学制图工程》，《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1 卷，第 4 期，2023 年，第 70–77 页。

[Hou, Jie. "The Antarctic Literary Cartographic Project in 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 *Journ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vol. 31, no. 4, 2023, pp. 70–77.]

施米特：《大地的法》，刘毅、张陈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

[Schmitt, Carl. *Der Nomos der Erde*. Translated by Liu Yi and Zhang Chengguo.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17.]

宋念申：《地图帝国主义：空间、殖民与地球规治》，《社会学评论》，第 10 卷，第 1 期，2022 年，第 5–26 页。

[Song, Nianshen. "Cartographic Imperialism: Space, Colonialism, and the Governmentality of the Earth."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0, no. 1, 2022, pp. 5–26.]

田颖：《"美洲出生证"始末：见证"地理大发现"时代》，《随笔》，2025 年，第 4 期，第 174–185 页。

[Tian, Ying. "The Story of 'America's Birth Certificate': Witnessing the Age of the 'Great Geographical Discoveries.'" *Suibi*, no. 4, 2025, pp. 174–85.]

伊瑟尔：《审美过程研究》，霍桂桓、李宝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年。

[Iser, Wolfgang. *Research on the Aesthetic Process*. Translated by Huo Guihuan and Li Baoyan. China Renmin UP, 1988.]

张陟：《"地球中空说"、南极探险与想象美国的三种方式》，《外国文学评论》，2017 年，第 2 期，第 80–110 页。

[Zhang, Zhi. "'The Hollow Earth Theory,' Antarctic Exploration, and Three Ways of Imagining America."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no. 2, 2017, pp. 80–110.]

——：《大海如镜：英美海洋小说研究》。海洋出版社，2022 年。

[Zhang, Zhi. *The Mirror of the Sea: A Study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Sea Novels*. China Ocean Press, 2022.]